

清華柒〈越公其事〉第十一章釋讀^{*}

高佑仁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越公其事〉收錄於《清華柒》，共計七十五簡，分為十一章，是該輯裡篇幅最長的一篇，各章末尾有結尾符。第十一章為全篇最後一章，內容記載勾踐在勵精圖治後，向吳國展開進攻，包圍姑蘇宮。夫差恐懼，向勾踐求和，不過，勾踐並沒有答應，但願意將夫差安置於甬句東，令夫差可以安享餘生。不過夫差辭謝此項安排，表示已無臉面對天下，生死任憑越公處置。

本文針對〈越公其事〉第十一章進行釋讀，先列出釋文（附語譯），並提出九則考釋意見，敬請學者專家不吝賜正。

關鍵詞：〈越公其事〉、《清華柒》、考釋

^{*} 本文承蒙季旭昇師及石小力先生賜正，在此特申謝忱。

Interpretations of The 11th Chapter of “Yue Gong Qi Shi”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Vol.7*

Kao You-ren

(Tainan)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Yue Gong Qi Shi” is an article included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Vol.7*. It has total 75 bamboo slips and is divided into 11 chapters. It’s the longest writing in the series, having ending symbols in the end of every chapter. The 11th chapter is the last chapter of “Yue Gong Qi Shi”. It recorded that after GouJian had prepared to govern his country, he was going to attack Wu country and encircling Gu-Su palace. FuChai was so afraid that he sued for peace, but GouJian refused. Although GouJian refused FuChai, he was willing to make FuChai to Yung Gou Dong for FuChai’s rest of his life. FuChai declined and he felt shame. FuChai said that GouJian can decide FuChai’s life or death.

This article is focus on the 11th chapter of “Yue Gong Qi Shi”, translating and explaining the content of it. The author lists the translations and put forward nine textual interpretations. Hope the scholars and experts can give some feedbacks to the author if you have any inspiration.

Key words: “Yue Gong Qi Shi”, *Tsinghua Bamboo Slips(VII)*, Complementary explanation

一 引言

〈越公其事〉收錄於《清華柒》，也是其中內容最長的一篇，共計七十五簡，分為十一章，三道編聯，章與章之間刻意留白以示區隔，除第三、十簡接續前簡外，其餘各章皆獨立起頭，各章末尾有結尾符。簡長約四十一點六公分，寬〇點五公分，滿簡書寫三十一至三十三字。

〈越公其事〉講述勾踐敗逃會稽山後，先是與民休養生息，施行「五政」勵精圖治，使得越國逐漸國富兵強，後終消滅吳國。第十一章為全篇最後一章，內容記載勾踐在勵精圖治後，向吳國展開進攻，包圍姑蘇宮。夫差恐懼，向勾踐求和，說明當年越國蒙難，棲登會稽山麓，夫差並未趕盡殺絕，反與讓越國一息尚存。如今攻守易勢，吳國危在旦夕，夫差希望越國亦能答應談和，吳國願向越國齊膝稱臣。不過，勾踐並沒有答應此項要求，他認為天命不可違，執意不許吳成，但勾踐願意將夫差安置於甬句東，並有侍者三百家，讓夫差可以安享餘生。不過夫差辭謝此項安排，表示已無臉面對天下，生死任憑越公處置。

本文針對〈越公其事〉第十一章進行釋讀，先列出釋文（附語譯），並提出九則考釋意見，敬請學者專家不吝賜正。

二 〈越公其事〉第十一章釋文

□□□□□闕（襲）吳邦，回（圍）王宮〔1〕。吳王乃慙（懼），行成，曰〔2〕：「昔不敦（穀）先秉利於暁=（越，越）公告孤請成，男女【六九】□□□□□□□□□□不秉（祥）〔3〕，余不敢鬻（絕）祀，許暁（越）公成，以暁=（至于）今=（今。今）吳邦不天¹，旻（得）皋（罪）於暁=（越【七

¹ 石小力認為簡文「今吳邦不天」與《國語·吳語》相應的文句是「今孤不道」，與「不天」對應「不道」。「不道」，即無道，胡作非為之義。「不天」也就是不合於天理，與「不道」意思相同。朱歧祥認為「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國語·吳語》上引〈吳語〉言夫差直叱自己無道，得罪於勾踐，文意通順。相對的，簡文卻謂「吳邦不天」，「不天」一詞例罕見，簡文在本冊第一章註引《左傳》宣公十二年「孤不天」，亦只是針對王者一人而言，但此處講的是卻吳整個國家，一個國家如何會「不天」無道？況且，「吳邦」又如何會舉國「得罪於越」？在上下文意言，簡文都是不好解釋。佑仁謹案：「不天」又見簡2，乃勾踐敗困會稽山時，對夫差的請成之詞，此次只是身分轉換而已。簡文的「不天」《國語·吳語》作「不道」，「不天」和「不道」概念近似，但意義不完全相同，不道指胡作非為，《國語》所見四例「不道」均是此義，但「不天」乃不為天所佑，當然二者彼此因果相關，行為「不道」，自然「不天」（不受天所佑）。石小力：〈清華簡《越公其事》與《國語》合證〉，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

○【公】，越【公】）以親辱於寡人之幣（敝）邑²。孤請成，男女備（服）。〔4〕句
 戔（踐）弗許，曰：「昔天以雪（越）邦賜吳=（吳，吳）弗受³。今天以吳邦
 【七一】賜邛（越），句踐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句戔（踐）不許吳
 成，〔5〕乃使（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土賜雪（越），句【七二】戔
 （踐）不敢弗受。毆民生不芴（仍），王亓（其）母（毋）死〔6〕。民生墜
 （地）上，寓也，亓（其）與幾可（何）⁴？不敦（穀）亓（其）廼（將）王於
 甬句重（東）〔7〕，夫婦【七三】晉=（三百），唯王所安，以屈聶（盡）王
 年。」〔8〕吳王乃詒（辭）曰：「天加禍（禍）于吳邦，不才（在）苒（前）遂
 （後），丁（當）役（投）⁵孤身。女（焉）述（遂）遘（失）宗甬（廟）。【七
 四】凡吳土墜（地）民人，雪（越）公是聶（盡）既有之，孤余系（奚）面目
 以旻（視）于天下？0雪（越）公亓（其）事。⁶」【七五】

【語譯】越國軍隊進入吳國境內，包圍姑蘇宮。夫差恐懼，請求越國談和，夫差說：「以前我先得利於越國，越王勾踐向我求和，男女……。……不

國學院舉辦，「清華簡」國際研討會，2017年10月26-28日。朱歧祥：〈談《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的兩章文字校讀〉，《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年12月1日，頁75。

² 簡71上有六字補字空間，原整理者據《國語·吳語》（明道本）「君王以親辱於弊邑」補，應可信。值得留意的是《國語》公序本在「敝邑」前有「孤之」二字，李炎乾《〈國語·吳語〉新探》認為二字為衍文，現在依據簡文殘存的「寡人之敝邑」看來，公序本反而比較接近原文。「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一句中，「君王」、「孤」文義稍嫌重複，不夠精煉，這或許是明道本刪之的原因，而這也是多數學者採用的版本。「幣（敝）」原釋文直接作「敝」，不夠精確，字應從「市」、「敝」聲。參李炎乾：《〈國語·吳語〉新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頁9。

³ 簡文說吳國本有機會能滅掉越國這個心腹大患，但吳國沒有把握機會，如今上天賜予越國消滅吳國的機會，勾踐不肯逆天命而重蹈夫差覆轍。這段環節，《史記·越世家》寫得更詳細，原本勾踐願意許成，但范蠡在勸諫下才推翻許成乙事。簡文中勾踐不許吳成，但願將夫差遣送至甬東的敘述，在《史記·越世家》是勾踐派使者代為轉達（原文：「乃使人謂吳王曰」），而在而《越絕書·請羅內傳》則是勾踐當面對吳王的談話（原文：「越王親謂吳王曰」），並賜之死，〈越公其事〉則與《史記·越世家》相同。

⁴ 張以仁認為「其幾何」和「其與幾何」不同，「『其幾何』是詢問語氣，《周語上》：『王曰：號其幾何？』問號尚能有國多久？『其與幾何』則僅表時間之短暫，並非詢問語氣。〈吳語〉：『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謂人之生命不久也。」參張以仁：《〈國語〉虛詞訓解商榷》，《張以仁語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頁244。「其與幾何」在字面上看起來雖像疑問語氣，但實為肯定句。這句話是說人生而寄寓於天地，又能存活多久時間？但背後的意思是人生短暫，稍縱即逝。

⁵ 林少平將「役」讀為「棄」，王寧則讀「投」，亦訓為「棄」，王凱博認為「役」當表示的是古漢語中「投」這個詞，訓為「棄」，諸家學者往「棄」思考，甚是。關於「役／投」的源流與分化情況，可參考季旭昇師：〈說「役」〉（待刊稿）一文。

⁶ 原整理者認為「越公其事」是概括簡文內容的篇題，其後有許多學者提出討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輝的說法，他指出簡文中敘述觀點稱勾踐為「越王」，而人物對話之中，夫差與子胥均稱勾踐為「越公」，這說明「越公其事」是出於吳王之口，並非篇題。王輝：〈說「越公其事」非篇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研究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7年4月28日，檢索日期：2018年7月27日。楚簡篇題一般都寫於簡背，「越公其事」四字位於第十一章最末，與其餘十章一樣，均有結尾符號。「越公其事」非篇題應該可以視為定論。筆者應依簡本讀成「事」，「事」指役使，意指今後吳國的土地與人民都是勾踐的了，未來就盡聽越公役使，生死皆勾踐決定。

祥，我豈敢斷絕越國政權，因此答應談和。到了現在，吳國不受天所厚愛，得罪越國，越公御駕親征攻伐越國，寡人希望向吳國求和，男女皆臣服於越。」勾踐拒絕，說：「以前上天將越國賞賜給吳，結果吳國沒有接受。現在上天將吳國賞賜給越，我豈敢違背上天的旨意，而接受您的請成。」最後勾踐不答應吳國的談和，於是派遣使者告訴吳王：「上天賞賜給吳國越國土地，勾踐不敢不接受，人生不再，吳王不應尋死。人寄生在這世界，又能有多久的時間？我將送你到甬勾東，夫婦三百家以供差遣，您就在那安享餘生吧。」夫差辭謝說：「上天降禍於吳國，不是以前，也不是未來，就是此刻要屏棄我。最終失去宗廟，吳國的土地與人民，皆歸越公所有，我還要用什麼面目看待天下呢？就任由越公您使役吧。」

三 釋讀

〔1〕□□□□□闕（襲）吳邦，回（圍）王宮。

					
闕	吳	邦	回	王	宮

原整理者：「簡首缺五字，《國語·吳語》為「越師遂入」，擬補為『越王勾踐遂』」。⁷

子居：「勾踐『襲吳邦』和『圍王宮』並非同時之時，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系年》的『越句踐元年考』中曾提到《吳越春秋》有『誤以魯哀年為句踐年』的情況，實際上《國語》及《越公其事》中很可能也有類似的紀年互誤情況。已知魯哀公之元年即勾踐三年，越圍吳在魯哀公二十年，即勾踐二十二年；越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二年，即勾踐二十四年。因此，若有某兩份原始材料，第一份按勾踐紀年記越圍吳事，第二份按魯哀公紀年記越滅吳事，則當某位編撰者將第一份材料的勾踐紀年理解為魯哀公紀年，並將二者合併為一份材料時，越圍吳與越滅吳就會變成同年之事，《國語》和《越公其事》圍吳、滅吳記錄的時間訛誤可能就是這樣產生的。」⁸

⁷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頁150。

⁸ 子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十一章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發表日期：2017年12月13日。

吳德貞：「應補『越王句踐既』五字。因為上一句話已經講到『遂襲吳』，這裏如果接著說『遂襲吳邦』，語義顯得重複，而說『既襲吳邦』，就形成一種遞進關係，文義更為順暢。簡26有『吳人既襲越邦』句，可作參考。」⁹

朱歧祥：「『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國語·吳語》，本句屬第十一章首句，上承第十章的內容。第十章末敘述越師數戰大敗吳師，殲滅吳的主力部隊，『至於吳』，進入吳國國境。可是，第十一章句首殘辭卻仍重複的言『襲吳邦』，未審何意？吳國國境既已平定，越大軍已控制吳地，何需再言『襲』？《國語·吳語》在此記錄越師『入』而『圍』王宮，語意次序完整；簡文卻言『襲』而『回』，『回』意不可解，故只好釋為同音的『圍』，文意理解顯得曲折。回字在一般古文獻的用法，作轉、作繞、作曲、借為違、為邪，為徊、為不進之意，但絕無作圍的意思。」¹⁰

佑仁謹案：「襲」字除見本處外，又見於簡26、27、68（各一例），簡26、68从「門」、「衺」聲，簡27則僅作「衺」，省略義符「門」。本處的「襲」原整理者隸定作「闔」，「衺」上有「門」旁，依照簡26、26的「闔」，「門」旁右側豎筆會與「衺」的右上（即衣領）筆畫稍微接連，但是本處的「襲」無論是彩照還是文字編均看不出尚有「門」旁的殘筆，因此該字更可能是寫成「衺」而非「闔」，上頭沒有「門」旁，與簡27相同¹¹。

「襲」在軍事動詞中最常見的是訓為襲擊，帶有偷襲意味，但此用法置於簡文卻不辭，筆者認為「襲」應訓為「入」，指進入。《國語·晉語二》：「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韋昭注：「襲，入也。」《楚辭·九辯》：「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朱熹集注：「襲，入也。」

《說苑》云：「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新書》云：「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剗夫差，兼吳而拊。」請留意此二用例均是敘述吳越爭霸之事，且動詞都用「襲」，指攻城而入也，因此若將本處的「襲」訓為「入」，剛好能與《吳越春秋》「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的「入」對比。

開頭的殘文，原整理者補「越王句踐既」五字，吳德貞認為與上一章末尾

⁹ 吳德貞：《清華簡《越公其事》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5月），頁100。

¹⁰ 朱歧祥：〈談《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的兩章文字校讀〉，《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18年12月1日），頁75。

¹¹ 該說為陳厚任（中正中文博士候選人）於筆者主持的「古文字讀書會」上所提出的看法。

語義重複，故把補字內容改作「越王句踐遂」。朱歧祥指出第十章末已經言越國軍隊「至於吳」，何以第十一章開頭還要說「襲吳邦」？筆者認為〈越公其事〉的敘事模式，常見用上一章的結束語，做為下一章的開頭。例如第六章末尾云「舉越邦乃皆好信」，第七章開頭則言「越邦服信」。第八章末尾云：「越邦乃大多兵」，第九章開頭則言：「越邦多兵」，二者同為一事，皆用以交代前一章的結尾，故語意不嫌重複。

另外，「襲」字前原整理者補「遂」，吳德貞改補「既」，「遂」和「既」語意不同，依照前述「用上一章的結束語，做為下一章的開頭」，那麼補「遂」比較適當。

關於子居所言的「紀年互誤」的問題，依據《左傳》所言，越王圍困姑蘇臺發生在魯哀公二十年十一月丁卯（西元前475年），勾踐滅吳則是在兩年後魯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前473年）才完成。《史記·吳太伯世家》云：「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這裡的「二十一年」年、「二十三」年都是採用吳王夫差的紀年。我們將勾踐圍宮、滅吳的時間製表如下：

事件	西元	魯	越	吳
圍姑蘇宮	西元前475年	魯哀公二十年	勾踐二十二年	夫差二十一年
滅 吳	西元前473年	魯哀公二十二年	勾踐二十四年	夫差二十三年

由上表可知，圍宮與滅吳並非同時間完成，子居認為依據〈吳語〉和〈越公其事〉將圍宮與滅吳理解為同一年發生，是因為圍宮發生在勾踐二十二年（越國紀年），而滅吳則發生於魯哀公二十二年（魯國紀年），編纂者混淆了這兩種紀年，遂造成二事在同一年發生的錯誤。筆者認為此說值得進一步討論。

依據《國語·吳語》、《吳越春秋》、〈越公其事〉等篇的記載，吳軍在笠澤之役三戰三北，緊接著勾踐圍困吳宮，夫差許成，勾踐不准，夫差旋即自殺，吳國滅亡，故事結束。襲吳、圍宮、吳王許成、勾踐不准、吳王自殺等，連貫發生，文意一氣呵成。可是若按照《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所記：「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越國人吳後包圍宮殿整整三年，直到吳國滅國為止，時間是由西元前四七五年至西元前四七三

年。這和《國語·越語》：「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史記·越世家》云：「留圍之三年，吳師敗。」的記載吻合。

子居便以〈吳語〉和〈越公其事〉的編纂者混淆紀年而導致二事同在一年，來解釋此問題。筆者認為〈吳語〉、《吳越春秋》、〈越公其事〉以及〈越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的記載都沒有錯，只是記事繁簡的有別。〈吳語〉、《吳越春秋》、〈越公其事〉的敘事連貫而下，中間沒有出現紀年，既然沒有紀年，只能說事件接著發生，不能認定就是發生在同一年。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可以將楚簡中的史料或故事類文獻視為「語」類文獻，其內容著重於歷史事件的教訓與意義，精確時間的考證非其重點。〈越公其事〉並無標誌出各件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因此不必以「誤以魯哀年為句踐年」來理解。

簡文的「回（圍）王宮」，《吳越春秋》作「圍王台」，王臺即夫差所修築的姑蘇臺，《國語·越語下》韋昭注：「姑蘇，宮之臺也。」¹²《國語·吳語》：「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臺」，公序本作「宮」，明道本作「臺」¹³。徐元誥從「臺」¹⁴，一般流行的注疏本也多從「臺」，《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孔穎達疏引《吳語》作「圍王宮」，而〈越公其事〉也作「宮」，則「宮」字或許比較接近早期樣貌。「宮」與「臺」的概念稍有不同，前廣後狹，姑蘇臺只是吳王宮殿中的一座建築物。史傳中多記夫差築姑蘇臺之事。《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六引任昉《述異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亙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

朱歧祥認為「回」在古文獻的用法並無「圍」義，但楚簡中「回」讀作「圍」的例子很常見¹⁵，例如《鄭子家喪》楚莊王趁鄭子家去世「起師圍鄭三月」，甲本（簡3）、乙本（簡3）都是寫成「回」，並輔以古籍中勾踐「圍王台」或「圍王宮」的說法，可知「回」讀「圍」應無可疑。

¹²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86。

¹³ 自北宋以來《國語》刻本即有明道本和公序本兩個系統，二者都是北宋的版本。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61。

¹⁴ 參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61。

¹⁵ 或謂「回」本有圍繞之義，參鄔可晶：〈說回〉，《中國文字》二〇一九年冬季號（總第2期），頁61-78。

〔2〕吳王乃憚（懼），行成，曰：

						
吳	王	乃	憚	行	成	曰

朱歧祥：「『吳王懼，使人行成』《國語·吳語》，簡文的『行成』一詞，應是『使人行成』的省略。全句是指派遣使者求和的意思，參文獻〈吳語〉的『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懼，使人行成』等句例，見一國家求和都是『命某行成』，或作『使人行成』，一般不會只省言『行成』。如以第一人稱身份直接言求和，則會直言『請成』，見〈吳語〉中的『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敢請成』等用例是。此處簡文承『吳王懼』之後，卻接著單言『行成』，用法奇特。」¹⁶

佑仁謹案：先秦文獻中，請求與某國議和的動詞可用「請成」，也可用「行成」，而國君「行成」的用法除本處之外，《國語·越語》也記載：「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越絕書》云：「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這些都是君王請成的實例。《左傳》裡有幾處與此相近的文例：

《左傳·莊公四年》：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

《左傳·襄公九年》：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

《左傳·襄公十一年》：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第一至三條都是受到威脅而感到「懼恐」才提出「行成」的請求，而第一、四條則可證「行成」可獨立成句，用法與簡文可說如出一轍。簡文雖云「吳王乃懼，行成」，但是實際執行外交任務的肯定另有他人，不可能由國君親自上陣，

¹⁶ 朱歧祥：〈談《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的兩章文字校讀〉，《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18年12月1日），頁75。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集解虞翻曰：「吳大夫。」（此句亦見《史記·越世家》）已指實負責此項任務的是公孫雄。

〔3〕「昔不穀（穀）先秉利於雪＝（越，越）公告孤請成，男女【六九】服不蒙（祥），

						
昔	不	穀	先	秉	利	於
						
雪＝	公	告	孤	請	成	男
						
女	不	蒙				

原整理者：「秉利於越，即第二章『越邦之利』，擁有戰勝越國之利。秉利，《國語·吳語》作『委制』。所缺字數與《國語·吳語》相合，據補為『服。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¹⁷

石小力：「今本吳王所言『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與越王勾踐此前委制於吳國的事實恰好相反，故韋昭注曰：『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乃詭辯之說，並不可信。現由今本『委制』簡本作『秉利』，可知今本『委制』乃為簡本『秉利』之形近訛字，當據簡本校正。『委』與『秉』形近易訛，『委』字從女從禾，『秉』字從又持禾，兩個字中皆有禾形，『女』與『又』形體相近，故二字容易發生訛混。『制』與『利』形近易訛，例如《管子·五輔》：『曰：辟田疇，利壇宅。』王念孫：『「利」當為「制」，字之誤也。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秉利，即執其利，在雙方當中處於有利的形勢，又見於《國語·吳語》：『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¹⁸

子居：「『委制』衍生於典籍習見的『委質』，『委制』一詞還見於《國語·越語》和《尸子》，對比《國語·越語》『上天降禍於越，委制于吳』句，不難

¹⁷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頁150。

¹⁸ 石小力：〈清華簡《越公其事》與《國語》合證〉，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舉辦「清華簡」國際研討會，發表於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

看出《國語·吳語》『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與實際情況相反，因此韋昭在注中才說『不言越委制于吳，謙而反之』，由此可見，先秦文獻所記的夫差，在外交辭令中往往有措辭比較謙卑的特徵。夫差在外交措辭上的這一特徵，還可印證於《國語·吳語》中夫差對晉大夫董褐所說『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等語。因此，《越公其事》篇第三章中夫差答覆大夫種的外交辭令，並非如《越公其事》整理者在說明部分所認為的『獲勝的夫差謙卑至極，被描寫得像個失敗者，與其他文獻所載很不相同』，而是其謙卑措辭特徵恰可與傳世文獻相應。相對於此，《越公其事》第十一章中，與《國語·吳語》的『委制』對應的是『秉利』，則很可能是因為編撰者意識到當初夫差並未委制於越，所以才在編撰過程中按自己的理解更改了該詞的緣故。¹⁹

郭洗凡：「『秉利』，執其利，《國語·吳語》：『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指的是在利和義兩個方面多加權衡。」²⁰

朱歧祥：「『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國語·吳語》，文獻中的『委制』，指託付政制，此言吳王夫差當年曾一度佔領越國，權力足以掌控句踐，這裡用『委制』一詞，屬客氣的謙語，意指吳王委託句踐暫代管越地政制。簡文於此則改作『秉利』。秉，持；利，利益。整理者註言『擁有戰勝越國之利』，此屬增字解經式的理解，況且，戰勝國擁有戰敗國的一切之利，本是不待言而自明的簡單道理，何需強調？而且這種意氣風發的口吻，如何會是在『吳王懼』請和時所說的第一句話？在語意上自遠不如文獻〈吳語〉中所言『委制』的戒慎小心。」²¹

佑仁謹案：原整理者已指出簡文的「秉利」《國語·吳語》作「委制」，但未申述「秉利」與「委制」間的關係。石小力進一步認為今本的「委制」應是「秉利」的誤字。子居認為「委制」衍生於典籍常見的「委質」，是一種謙辭，而簡本的「秉利」則是編纂者按自己理解的改動。朱歧祥則認為「秉利」遠不及「委制」的戒慎小心。古籍中「委制」一詞見於以下文獻：

《國語·吳語》：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

《國語·越語下》：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

¹⁹ 子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十一章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發表日期：2017年12月13日。

²⁰ 郭洗凡：《清華簡《越公其事》集釋》（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3月），頁108。

²¹ 朱歧祥：〈談《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的兩章文字校讀〉，《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18年12月1日），頁75。

《國語·越語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

《國語·越語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

值得注意的是用例均出《國語》，且所敘都是吳越爭霸的史事。張新俊指出：

「委命」猶如「委制」。如《國語·越語》「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又「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秦漢文獻中偶爾也說「委身」，如《淮南子·兵略訓》「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漢書·匈奴傳下》「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委命」「委制」「委身」均是受制於人，聽從別人安排的意思。²²

前述四例「委制」文例裡，後三例都是出於自〈越語〉，解釋為受制別人，文通義順。而簡文本處對應的第一例，若釋作「委制」，明顯與史實相悖。困於會稽而受制於人的明明是勾踐，吳王夫差怎能自言「委制」於人呢？韋昭注「委制於吳」時云：「不言越委制于吳，謙而反之」，請成之詞需要態度卑下，但委言婉詞仍不應與史事相悖。因此筆者認為《國語·吳語》「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的「委制」當是「秉利」之誤，疑是受到〈越語〉「委制」用例而致誤。

《清華柒》〈子犯子餘〉簡2有「不秉禍利」一詞，劉釗認為「『秉』就應該訓為秉持之『秉』，如果從所秉之事來自天之所賜出發，還可以將『秉』讀為『稟』，義為『承受』。『不秉禍利』中的『禍利』不是並列關係，『禍』是修飾『利』的，『不秉禍利』就是『不持有或不承受因禍帶來的利益』的意思。」並引《越絕書》卷五〈請糴內傳第六〉「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因此主張「『兼利』，顯然應該是『秉利』之誤。」²³竹簡的「不秉禍利」可證《越絕書》「兼利」的「兼」是「秉」的誤字，而本篇的「秉利」，《國語》誤作「委制」，「秉」與「兼」、「委」構形接近，存在錯訛的空間。「秉」、「委」的古文字差異很大，例如本篇的「委」寫作「𠂔」（簡21），因此二字產生訛寫的時間，恐怕

²² 張新俊：〈清華簡《越公其事》釋詞〉，《第十一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開封：河南大學，2019年6月21-24日），頁321。

²³ 劉釗：〈利用清華簡（柒）校正古書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研究中心網站，2017年5月01日。

是在漢代以後才出現。

〔4〕孤請成，男女備（服）。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孤	請	成	男	女	備

石小力：「今本『男女服為臣御』，簡本只作『男女服』，無『為臣御』三字。今本『男女服為臣御』六字，過去皆作一句讀，中間未點斷，對本句的理解，黃永堂先生譯註的《國語全譯》翻譯為『國中的男女全都臣服，都是您的僕御』，尚學鋒、夏德靠二位先生譯註的《國語》翻譯文『國中男女全為大王的臣僕』，對本句的理解，不甚準確。現在根據簡本提供的信息，可以知道，本句當點斷為『男女服，為臣御』。『男女服』上文已經論及，是男女服事之意，『為臣御』即作僕御之意，合起來就是『國中男女都去服事，作大王的僕御』。」²⁴

朱歧祥：「『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國語·吳語》，文獻言夫差說自己斗膽的請求和解，平息戰事，國中的男女率皆服從，為臣為御；文意清晰暢順。反觀簡文無疑是文獻本的簡省截取，第二句只書作『男女備』，備字轉讀同音的服，才有服從意。這種故意轉折而又省略的書寫，原因不詳。」²⁵

佑仁謹案：此段文句《國語·吳語》作「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較簡本在「孤」字下多「敢」字，口氣更為卑下。「臣御」一詞，「臣」指男臣女妾，「御」指駕車，許多史籍都記載勾踐曾為夫差御手一事，例如《吳越春秋·勾踐十三年》：「勾踐氣服，為駕車，卻行馬前。」《越絕書》亦云：「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卻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

《戰國策》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人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越語〉記載勾踐當年向吳國求成時，也是以「宦士三百人於吳，其

²⁴ 石小力：〈清華簡《越公其事》與《國語》合證〉，《文獻》2018年5月第3期，頁62-63。

²⁵ 朱歧祥：〈談《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的兩章文字校讀〉，《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18年12月1日），頁75-76。

身親為夫差前馬」為交換條件，可見無論勾踐還是夫差，請成時均以人力做為籌碼²⁶。

本篇簡文共出現四次「男女服」，分別是簡6、25、69+70、71，其中簡69+70之例，由於僅作「男女」，簡70上半殘缺，估計開頭應至少有「服」字，但該例《國語·吳語》作「男女服從」，「服」下是否有「從」，由於簡文殘缺無法說死。不過，若依據其他三均作「男女服」的用法，則簡69+70文例很可能是「男女服」，沒有「從」字。

同樣的，簡文本處的「男女服」，〈吳語〉作「男女服為臣御」。石小力認為依據簡文，〈吳語〉的「男女服為臣御」應從「服」字下點斷。由於簡文僅作「男女服」，因此這個思路有一定依據。可是，就語法結構來看，「男女服為臣御」把後半的「為臣御」視為「服」的主詞補語，也完全可以成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云：「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越以服為臣」與〈吳語〉「男女服為臣御」句法極為近似，因此筆者認為不必斷讀為「越以服，為臣」。

簡文「男女服」的「服」應訓為服事、驅使，而後世文章中，「服」的意義有轉化「服從」的情況，例如《漢書·地理志》云：「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並其地。」「臣服」即稱臣降服，黃永堂《國語全譯》就將「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翻譯成「國中的男女全都臣服，都是您的僕御」，但就〈越公其事〉來看，將「服」理解為服事還是比較適當。

〔5〕今天以吳邦【七一】賜邲（越），句踐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句戔（踐）不許吳成。

今	天	以	吳	邦	賜	邲
句	句	戔	不	許	吳	成

²⁶ 程浩：〈清華簡第七輯整理報告拾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2017年4月23日。

原整理者：「據《國語·吳語》，所缺十三字擬補為『踐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²⁷

子居：「簡72首端的『越』字與簡56的『越』字書為『邛』，與《越公其事》其它部分稱越為『雩』不同，其將『邑』書于左側是非周文化的特徵，此點在筆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一章解析》中已提到。稱越為『邛』而非『雩』，則或編撰者改而未盡的遺留，因此上這應該也說明《越公其事》是由多份不同來源的原始材料整合而成的。」

「原簡中『句踐不許吳成』的『吳』字是補寫的，此句《國語·吳語》作『乃不許成』，可見《越公其事》此句的『吳』字或即編撰者所加，如果再轉抄一份的話，這種增補情況就難免被認為原文即如此，由此亦可見先秦文獻在傳抄過程中是如何被增益、改動的。」²⁸

郭洗凡：「整理者意見可從，傳世文獻裡已有詳細記載。」²⁹

佑仁謹案：原整理者補十三字，應可信。簡文「今天以吳邦賜邛（越）」，子居指出簡56和簡72的「越」字書為「邛」，與〈越公其事〉其它部分稱越為「雩」不同，其將「邑」書於左側是非周文化的特徵。

本篇共計出現五十五個「越」字，其中五十三例採用「雩」，二例用「邛」（見簡56、72）。子居認為二例罕見的「邛」是編撰者改而未盡的遺留。然而寫本流傳的過程十分複雜，我們僅能透過有限的材料進行推測，雖然現在確認正文的「越公其事」並非篇題，但是全篇以「越國」為立場，卻至為明顯。在敘述觀點中，簡文稱夫差為「吳王」，稱勾踐為「越王」，但是單獨稱「王」者（前不加國別），指的都是越王勾踐。就內容來說，全文從勾踐含辱受困會稽山講起，經過一番政治改革，最後滅掉吳國。勝王敗寇，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吳越爭霸的主角本來注定是勾踐。由此觀之，〈越公其事〉的底本應來自越國。

比起其他系統的文字，越文字與楚文字較為接近³⁰（過去一般將吳越文字歸屬於楚文字，不過近年也有獨立出「吳越文字」的觀點³¹），越國的青銅器銘文

²⁷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頁151。

²⁸ 子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十一章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發表日期：2017年12月13日。

²⁹ 郭洗凡：《清華簡〈越公其事〉集釋》（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3月），頁109。

³⁰ 馬曉穩：《吳越文字資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吳越文字字形、字用與楚文字大同而小異，吳文字應是受到一定晉系文字影響的楚系文字。而越文字雖有個別字形受到齊系影響，但主體仍應歸入楚系。」
馬曉穩：《吳越文字資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6月）。

³¹ 例如李學勤認為戰國文字可分六系，而「吳越文字」可居其一，李學勤：〈〈珍秦齊藏金·吳越三晉篇〉前言〉，收入蕭春源總監：《珍秦齊藏金·吳越三晉篇》（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頁9-16，又收入《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05-215。

一般用「戔」表示{越}，例如越王勾踐劍（《集成》11594、11595）、戔王者旨於賜矛（《集成》11511），也有寫成「邛」，例如越王勾踐劍（《集成》11621）、越王諸稽於賜劍（《集成》11600），用「邛」表{越}的習慣和楚文字相同。

另一方面，清華簡陸續公布之後，學者們逐漸感受這批竹簡雖以楚文字書寫，但部分篇章雜染著三晉文字的特徵³²。三晉文字習慣以「雩」表{越}³³，例如中山王鼎（《集成》02840）：「昔者，吳人並雩（越，越）人修教備信」，清華參〈良臣〉簡7用「雩王」表示「越王」，而〈封許之命〉中發語詞「越」，也以「雩」來表示，這些都是受到三晉文字影響的跡證。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時代由於政治上吳國偏向晉國，因此吳國兵器上也有用「雩」表{越}的現象，例如□大王元用劍（《吳越題銘研究》編號54³⁴）。

本文五十三個「越」字以「雩」表示，僅二例作楚文字的「邛」，比例十分懸殊。筆者認為本文有可能基本架構由越人完成，經過若干時間傳布至楚地，並改寫成楚文字版本。由於本篇書手與三晉關係密切，因此將「越」字習慣性地改成「雩」，而兩例「邛」字當是改寫未盡的漏網之魚。

本段敘述在〈吳語〉、〈越語〉中可找到類似的文例，整理如下：

《國語·吳語》：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

《國語·越語上》：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

《國語·越語下》：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

簡文「句踐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句戔（踐）不許吳成。」此處連續兩次以「勾踐」為主語，文句顯得不夠精煉，〈吳語〉已將後一個「勾踐」刪除，僅作「乃不許成」，〈越語〉則乾脆直接將「乃不許成」也刪除，因為越王不敢違逆上天旨意等云云，已充分表現出婉拒的態勢，因此「乃不許成」，顯得多餘而累贅。

另外，簡文裡「乃不許吳成」一句的「吳」字，硬擠在「許」、「成」之











³² 參宋亞雯：《清華簡中的非典型楚文字因素問題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6月。

³³ 參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頁1624。

³⁴ 董珊：《吳越題銘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1月），頁38。

間，顯然是後來增補，子居認為「《越公其事》此句的『吳』字或即編撰者所加」，就字形來看，此例「吳」字與該書手的其他「吳」字，僅字形為符合空間要求，故縮小比例，除此之外結構、筆勢均無差異。另外，本篇共見三例「許△成」之例，如「許雫（越）公成」（簡70）、「不許吳成」（簡72），「許」後面都有受詞，又如「許之成」（簡9），「之」為代名詞指越公。如果要省略受詞的話，本文會使用「請成」（簡69、71）或「行成」（簡1、69）。因此，筆者認為此「吳」字只是本篇純粹書手漏抄而後補，並非有意的增文。

〔6〕毆民生不𠂔（仍），王𠂔（其）母（母）死。

						
毆	民	生	不	𠂔	王	𠂔
						
母	死	民				

原整理者：「民生不仍，猶人生不再，意為人祇有一次生命。《國語·吳語》作『民生不長』。」³⁵

王磊：「『毆』字整理者無說。『毆』當讀為『繫』，義為『惟』。《漢書·外戚傳》：『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清華簡七《子犯子余》：『信難成，毆或易成也。』其中『毆』亦讀為『繫』，訓『惟』。用例相同。」³⁶

李守奎：「《說文》『乃』之籀文作𠂔，由三個『乃』構成。『𠂔』由兩個『乃』構成，『乃、𠂔、𠂔』，很大可能與『中、艸、卉』一樣，是同一個字繁簡不同的異體。『乃』讀為『仍』，『仍』與『乃』通用，音理合，辭例備。『仍』訓『重』為常詁，意思為再一次或多次，《國語·晉語四》『晉仍無道』韋昭注：『仍，重也。』亦即晉國多次行其無道。《越公其事》中的兩個『𠂔』皆讀為『仍』，義為重，文通字順。」³⁷

石小力：「『民生不仍』即人生不再，生命沒有第二次之意。如《後漢書·

³⁵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頁151。

³⁶ 王磊：《清華七〈越公其事〉札記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7年5月17日。

³⁷ 李守奎：〈釋「仍」〉，《第三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12月），頁550-554。

馮衍傳》：『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相對於今本，李守奎先生認為簡本顯然更為貼切，因為「生命不再，死而不可復生，所以勸人不要死。民生不長，即生命短暫，相對應的常常是及時行樂之類的文句，而不是不要去死」，所以簡本和今本的這兩處異文，『很可能是後世整理者已經不認識這個『𠄎』，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寫了』。李守奎先生認為簡本文意優於今本，無疑是正確的。今本『長』與簡本『仍』的關係，李先生認為是後世整理者因為不認識『仍』字而改寫的。這是很有可能的。『不仍』一詞，不見於古書，而生命本可以用長短來衡量，古書常見用『長』、『短』來形容人的生命。後人在看到『民生不仍』一句時，因為不識『仍』字，且古書少見生命不仍的表述，故根據常用長短來形容生命的一般常識，改『仍』為『長』。³⁸

子居：「《小爾雅·廣言》：『仍、再也。』是整理者所說有據，但另一方面，先秦文獻未見如此用法的『不仍』，且『乃』並不能直接對應《國語·吳語》的『長』，故筆者認為，這裡的『乃』很可能本是『長』字之殘，『長』字上半部磨損後，下部即與『乃』字形似，故《越公其事》的『仍』或即是『長』訛為『乃』，後又重書為『𠄎』。³⁹

金字祥：「（原整理者）『𠄎』讀為『仍』可從，但其解釋與《國語·吳語》『民生不長』一句似不夠貼切。『仍』可解為接續、連續／重複。《楚辭·九章·悲回風》：『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王逸注：『相仍者，相從也。』又文獻中的『仍孫』，見《爾雅·釋親》：『晁孫之子為仍孫』郝懿行：『仍亦重也。』或可作為旁證。⁴⁰

王輝：「《說文》：『乃，曳，詞之難也……𠄎，籀文乃。』依《說文》『𠄎』當是乃之籀文。簡文『乃』仍讀為仍。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所附《魏戶律》：『故某慮（閭）贅壻某叟之乃孫。』『乃孫』即仍孫。《爾雅·釋親》：『晁（昆）孫之子為仍孫。』乃或作𠄎，或作𠄎，並不奇怪。本篇同字異形或用不同的字表達同一個詞，其例甚多。如使或作『史』，簡1：『乃史夫=（大夫）住（種）行成於吳市（師）。』或作『使』。⁴¹

佑仁謹案：簡文的「不穀」，〈吳語〉稱「寡人」。簡文「吳土」，〈吳語〉作

³⁸ 石小力：〈清華簡《越公其事》與《國語》合證〉，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舉辦，「清華簡」國際研討會，2017年10月26-28日。

³⁹ 子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十一章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2017年12月13日。

⁴⁰ 金字祥：《戰國竹簡晉國史料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9月），頁78。

⁴¹ 王輝：〈一粟居讀簡記（十）〉，《紀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年11月17-18日，頁373。

「吳」。簡本「勾踐」，〈吳語〉改稱「孤」。簡本「毋死」，〈吳語〉稱「無死」。以上對文意沒有影響，也無須分優劣。

「民生」，指人生。《楚辭·離騷》：「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朱熹集注：「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樂。」此處的「民」泛指人，《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朱熹集傳：「民，人也。」《左傳·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孔穎達疏：「民者，人也。」

簡文的「毆」字，王磊認為「毆」讀為「繫」，義為「惟」。石小力認為讀「抑」。「毆」讀「也」都集中在秦文字材料，「毆」當屬下讀。這段話勾踐一方面說吳地乃天所賜，他「不敢弗受」，另一方面又希望夫差能接受他「將王於甬句東」的提議，所以「毆」應帶有承先啟後的轉折作用，不應釋為「繫」或「惟」等無義詞語。季旭昇師曾全面分析楚簡「毆」字的用法，他認為：

把轉折詞的「毆（抑）」分成兩類，一類是轉折程度較輕的，相當於現在的「或」、「或者」；一類是轉折程度較重的，相當於現在的「但是」。⁴²

〈越公其事〉應屬後者，「毆」應訓為「但是」，加強後文的「不仍」。表示，固然越國無法保留吳國命脈，但是人身難得，不應絕棄。

簡本「民生不仍」，《國語·吳語》作「民生不長」，原整理者李守奎已指出「仍」訓「再」，他在後來的文章中也補證了「仍」與「重」的關係。金字祥、王輝等人也都提及《爾雅·釋親》「仍孫」之說，李守奎的說法是正確的。「仍」訓「再」或「重」，在出土文獻中也不少見，例如陳劍〈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⁴³、《養生方》釋文校讀札記〉在考釋《五十二病方》殘片3第三行：「☐煮熱再仍飲☐」時指出：

本篇189行云「以醢、酉（酒）三乃（仍）煮黍稷而飲其汁」，273行「三仍仍煮蓬（蓬）藁」，417行「煮桃葉，三仍，以為湯」，426行「以槐東鄉（嚮）本、枝、葉，三仍煮」，《養生方》殘片有「☐其汁，復煮，凡三仍☐」。本篇176行「以淳酒半斗，三【仍】煮之，孰（熟），浚取其汁」，

⁴² 季旭昇師：〈談戰國楚簡中的「毆」字〉，「出土文獻與先秦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15年10月16-17日），頁33-48。

⁴³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2月），頁31。

整理小組（1985：46）注：「三乃，疑乃應讀為蒸，其義當與三沸相近。」按赤堀昭、山田慶兒（1985：204）已指出：「『乃』讀作『仍』，《廣雅·釋詁》：『仍，重也。』《釋言》：『仍，重，再也。』『三乃煮』即重複煮三次。」其說可從。此「再乃」應即重複煮兩次，辭例僅此一見。

將「仍」理解為重複，則文通義順。

另外，武王即位後多久而死，是歷史上著名公案⁴⁴，其中「二年說」得到不少學者支持，《尚書·金縢》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史記·周本紀》也說：「武王有瘳，後而崩。」武王二年生病不久後即病逝。《逸周書·世俘》稱武王四月回到宗周，《作雒》稱「（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殄于岐周。」孔晁於「成歲十二月崩鎬」下注云：「乃，謂乃後之歲也」。唐蘭認為「『乃』應讀為『仍』，《小爾雅·廣言》『仍，再也』，那末，『乃歲』等於是『再歲』《史記·封禪書》說『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說得很明確。」⁴⁵不過清華簡〈金縢〉則說「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今本作「二年」簡本作「三年」，黃懷信認為：「《史記·周本紀》『武王病』亦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下，與今本同。《逸周書·作洛》載：『武王克殷……既歸，乃（仍）歲十二月崩鎬。』『乃』讀為『仍』，二也。所以不可能有既克殷三年病，簡書（佑仁按：指清華簡〈金縢〉）作『三』當誤。」⁴⁶歷史上武王執政多久後病逝，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逸周書·世俘》的「乃歲」，指再一年，即兩年，則應無疑義。則「乃」有再、重之意，應可落實下來。

〈越公其事〉中的兩個「仍」字（簡10、簡73）應該是都是訓重、再無誤，古籍中「仍」當成重也、數也、再也⁴⁷。

簡本的「不𠂔」，今本作「不長」，李守奎認為簡本的「民生不仍」優於今本，〈吳語〉的「民生不長」可能是後人傳抄或整理過程中不認識「𠂔」字而所作的改寫，石小力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子居則主張今本的「長」為「乃」的誤字。筆者認為簡本時代早於今本，「民生不仍」的用法當是比較早期的樣

⁴⁴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頁3-4。

⁴⁵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頁3。

⁴⁶ 黃懷信：〈清華簡《金縢》校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20，2011年3月21日；修改後刊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3期（總151期）（2011年5月），頁25。引文以後者為準。

⁴⁷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86。

貌，而本文第三章簡17也有「民生之不長」一句，今本的「民生不長」或許是受到此文例的影響而產生誤寫。

〔7〕不敦（穀）元（其）廼（將）王於甬句重（東）

𠂔	敦	元	廼	王	於	甬
不	敦	元	廼	王	於	甬
句	重					
句	重					

原整理者：「不穀其將王於甬句重，《國語·吳語》作『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國語·越語上》作『吾請達王甬句東』。將，送行。《詩·燕燕》『之子于歸，遠于將之』，鄭玄箋：『將亦送也。』甬句東，《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作『甬東』。⁴⁸

陳治軍：「是說天以吳國的土地賜越，句踐不敢不受了。人生不可以重來，吳王你不要死，民生地上，給他們以寄託，難道不可以么？我可以送吳王去甬、句東，並安排三百夫婦，以供安享餘生。」⁴⁹

石小力：「今本『達』，韋昭注：『達，致也。』簡本作『將』，今本『達』和簡本『將』之間的關係頗難解索。古書『達』訓『致送』義較為晚起，疑今本『達』乃簡本「將」字之誤。『將』在楚文字中或寫作「𠂔」，如清華簡《繫年》簡81、包山簡226、232、234、236等處，从辵、羊聲，與「達」字形體較為相近，故今本「達」字極有可能是在『將』作『𠂔』形的基礎上訛變過來的。將，送行。《爾雅》：『將，送也。』邢昺疏：『皆謂送行也。』《詩·邶風·燕燕》：『之子于歸，遠于將之。』鄭玄箋：『將亦送也。』⁵⁰

魏宜輝：「我們傾向簡文中的『將』字理解為『供養、奉養』之義。《詩·小雅·四牡》：『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毛傳：『將，養也。』孔穎達疏：『我

⁴⁸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頁151。

⁴⁹ 陳治軍：〈從清華簡〈越公其事〉所見「甬、句東」再論「楚滅越」的時代〉，中國文字學會，貴州師範大學，貴陽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中國文字學會第九屆學術年會論文集》，2017年8月18-22日，頁52-53。

⁵⁰ 石小力：〈清華簡《越公其事》與《國語》合證〉，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舉辦，「清華簡」國際研討會，2017年10月26-28日。

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將王於甬句東』，意即『將吳王您供養在甬句東』。這與下文『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屈盡王年』在文意聯繫上也更密切一些。」

「至於《國語·吳語》及《越語》中的『達』字，我們懷疑是一個誤字。傳世文獻中的『將』，在楚簡文字中往往用『𨔵』或『逕』字來表示，有時『逕』會省寫作『送』。包山楚簡簡228有『大司馬昭滑逕（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郟之歲』，同樣的內容亦見於簡227，只是簡227中『逕』省寫作『送』。清華簡《繫年》篇簡81-82『伍雞送（將）吳人以圍州來』，其中『將』亦用『送』字來表示。我們懷疑在有的本子裡『將王於甬句東』中的『將』是用『送』字來表示的，而後人或已不識此字，在傳抄過程中將其誤寫作形近的『達』。」⁵¹

吳德貞：「夕陽坡楚簡有『越涌君』。李學勤先生認為『越涌君』之「涌」即文獻中的越地甬，簡文從『水』作『涌』概因甬地有甬江，甬與句章相連，或可能當時句章即屬於甬，因此《左傳》稱為『甬東』，《國語》稱『甬、句東』。」⁵²

朱歧祥：「『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國語·吳語》，〈吳語〉一句謂越王句踐將遣送吳王夫差置於甬句以東之地，韋昭注：『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簡文卻用『將』字取代『達致』意，但『將』字訓送，古書亦屬很冷僻的用法。簡文又用『重』字代『東』，在這裡也只能視作抄手的錯字了。」⁵³

佑仁謹案：「將」，原整理者釋作「送」，可信。〈吳語〉「達王甬句東」，韋昭注：「達，致也。」石小力認為「達」訓成致送的時間較晚，魏宜輝則區分「致送」與「送行」的差別，認為「致送」的「達」與「送行」的「將」無法等量齊觀，因此二人都將「達」理解為「送」的誤字。

筆者贊同原整理者把「將」訓為送的意見，但未必要將今本的「達」視為誤字。趙平安認為「卜辭中絕大多數『達』讀如字，當『致』講，表示『讓……來』或『讓……去』的意思。《周禮·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鄭玄注：『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國語·吳語》：『（越王）因使人告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

⁵¹ 魏宜輝：〈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札記〉，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舉辦，「清華簡」國際研討會，2017年10月26-28日。

⁵² 吳德貞：《清華簡《越公其事》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5月，頁101。

⁵³ 朱歧祥：〈談《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的兩章文字校讀〉，《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年12月1日，頁76。

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韋昭注：『達，致也。』⁵⁴ 蔣玉斌認為卜辭有些「達」的用法跟「奠」有些相似，《甲骨文合集》6051）云：「乙未卜賓貞：令永達子央于南。」可能是讓永將子央安置到南方，將「達」訓為安置⁵⁵，若此說可信，達本身就有致送之意，〈吳語〉的「達王」和〈越世家〉的「置王」便可聯繫起來。

因此，若〈吳語〉的「達」在文意上說得通，則未必非得解為「送」字誤寫不可，固然楚簡的「將」可寫成「送」（同類字還有「逕」、「送」等）⁵⁶，但這並沒有必然性，本處的「將」就寫作「𢇛」。
〈吳語〉和〈越公其事〉的異文關係也可能是意義接近的關係，例如簡文本句的「不穀」，〈吳語〉作「寡人」，〈越語〉作「吾」，雖然用字不同，但意義都指第一人稱代名詞。

「甬東」⁵⁷，《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杜預注：「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國語·吳語》韋昭注：「甬、句東，今句章東浹口外州也。」徐元誥《國語集解》引《元和郡縣誌》：「翁州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謂甬東地，其州周環五百里」，並認為：「蓋即今浙江定海縣東北海中舟山也。」⁵⁸

朱歧祥認為「簡文又用『重』字代『東』，在這裡也只能視作抄手的錯字了。」簡文以「重」（定紐、東部）讀「東」（端紐、東部），二字古音接近，透過聲音通假即可，不必視為訛字。

〔8〕夫婦【七三】𠄎=（三百），唯王所安，以屈𦣻（盡）王年。」

夫	婦	𠄎	唯	王	所	安
夫	婦	𠄎=	唯	王	所	安

⁵⁴ 趙平安：〈「達」字兩系說——兼釋甲骨文所謂「途」和齊金文中所謂「造」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77-89。

⁵⁵ 蔣玉斌：〈從卜辭「有某」諸稱看「子某」與商王的關係〉，第二屆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6年1月28-29日，頁181。

⁵⁶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頁1039。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436。

⁵⁷ 陳治軍：從清華簡的史料看，「甬、句東」地理位置比較特殊，起先是越王勾踐準備安置吳王夫差的封地。可以設想楚越滅后，「甬、句東」成了「越涌君」的領地。陳治軍：〈從清華簡《越公其事》所見「甬、句東」再論「楚滅越」的時代〉，《中國文字學會第九屆學術年會論文集》（貴陽：貴州師範大學，2018年8月19-20日）。

⁵⁸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61。

						
以	屈	𦣻	王	年		

cbnd：「其中『屈』字整理者未作注釋。這裡的『屈』訓作『盡』，竭盡、窮盡之義。《孫子·作戰》：『攻城則力屈。』《漢書·食貨志上》：『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顏師古曰：『屈，盡也。』」⁵⁹

子居：「《史記·吳太伯世家》：『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其言『百家』所據的材料，當是晚於《左傳》而早於《國語》，而《越公其事》言『夫婦三百』，則只會是承自《國語·吳語》末兩章。」

「『屈盡王年』的『屈』對應於《國語·吳語》的『沒』，是『盡』字或是為編撰者所加，此點可類比於下文『越公是盡既有之』在《國語·吳語》為『越既有之矣』，《越公其事》也多了『是盡』。」⁶⁰

郭洗凡：「網友『cbnd』的觀點可從，『盡』，羅振玉在《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指出：『從皿，像滌器型。食盡，器斯滌矣。故有終盡之意。』在簡文中指的是窮盡一切的含義。」⁶¹

佑仁謹案：簡文「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屈盡王年」，〈吳語〉「屈盡」作「沒」。〈吳語〉「夫婦三百」，《國語全譯》翻譯成「派夫婦三百人隨從」⁶²，若依此翻譯則為夫婦共三百人。〈吳語〉的「夫婦」應指一對夫妻，《吳越春秋》云「勾踐憐之，使令人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可見「夫婦三百」指三百對男女，共計六百人。

《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史記·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子居認為「其言『百家』所據的材料，當是晚於《左傳》而早於《國語》，而《越公其事》言『夫婦三百』，則只會是承自《國語·吳語》末兩章。」對於勾踐所置侍從的數量，〈吳語〉、

⁵⁹ 見武漢網「簡帛論壇」〈清華七〈越公其事〉初讀〉155樓（發表日期：2017年5月6日），檢索日期：2019年11月21日。

⁶⁰ 子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十一章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2017年12月13日。











⁶¹ 郭洗凡：《清華簡《越公其事》集釋》（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3月），頁111。

⁶² 黃永堂：《國語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頁571。

〈越語〉都是百家，而簡文則是三百家，只能看出各版本間的說法有異，但難以據以論斷孰先孰後。

子居認為簡文的「屈」對應〈吳語〉的「沒」，而「盡」是編撰者所加。筆者認為「屈盡」應為同義複詞，「屈」和「盡」都有「窮」、「竭」等義，《老子》第五章「虛而不屈」，陸德明釋文云：「屈，竭也」。《禮記·王制》：「財物不屈」，楊倞注「屈，竭也」。《呂氏春秋·慎勢》：「堯且屈力」，高誘注「屈，竭也」。《呂氏春秋·安死》：「智巧窮屈」，高誘注「屈，盡也」。《漢書·五行志》：「百姓屈竭」，顏師古注「屈，盡也」。此處的「屈盡」指享壽到盡頭，壽終正寢之義。不過並沒有證據能支持「盡」是編撰者所加。

〔9〕孤余系（奚）面目以見（視）于天下？」

						
孤	余	系	面	目	以	見
						
于	天	下				

趙嘉仁：「這裡的『視』字其實是應該讀為『示』的。『孤余（奚）面目（視）於天下？』的意思並不是『我何面目見於天下』，『視』用為『示』，乃『展示』之意。在早期典籍『示……天下』這樣的句式中，表示的是『把什麼拿出來、指出來讓天下看』的意思。『孤余系（奚）面目見（視）於天下？』就是『我把什麼面目展示於天下？』的意思。典籍中『視』『示』通用多見，如《詩經·小雅·鹿鳴》：『視民不佻』，鄭箋：『視，古示字也。』這一用法在《漢書》中更多，如《漢書·王莽列傳》：『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新承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顏師古注：『視，讀曰示。』同上：『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顏師古注：『視，音曰示。』」⁶³

佑仁謹案：趙嘉仁將本句理解成「我把什麼面目展示於天下？」將「視」讀為「示」。此說在文句也說得通，但對應〈吳語〉這一段內容作「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⁶³ 趙嘉仁：〈讀清華簡（七）散札（草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研究中心網站學術討論區，發表日期：2017年4月24日。

自殺。」可見夫差赴死前派人向伍子胥轉達已沒有臉見到他，和簡文「視」相對應的動詞作「見」（其實簡文的「視」也完全可以直接視為「見」，甲骨文「見」、「視」雖然有別，但楚簡中已有不少混淆的情況）。《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作「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吳王曰：『聞命矣。已三寸之帛，幘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劍而死。」至此，君臣被殺，吳世絕。《呂氏春秋·知化》：「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夫差羞愧看到伍子胥，故蒙目自刎使之死後亦不能相見。可見參照史籍中的記載，讀「示」訓為「展示」之說，並不理想。

簡文「孤余系（奚）面目以見（視）于天下」，表示夫差無論是生是死，未來已無臉面對天下人，《史記·項羽本紀》：「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即今俗語所謂「無顏見江東父老」的來源。古籍中類似的用法非常多，例如劉向《古列女傳》云：「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呂氏春秋》云：「公慨焉歎涕出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管子·小稱》：「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皆是其例。

參考書目

- 子 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十一章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2017年12月13日。
- 王 磊：〈清華七《越公其事》札記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7年5月17日。
- 王 輝：〈一粟居讀簡記（十）〉，《紀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年11月17-18日。
- 王 輝：〈說「越公其事」非篇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研究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7年4月28日，檢索日期：2018年7月27日。
- 王 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 石小力：〈清華簡《越公其事》與《國語》合證〉，〈清華簡《越公其事》與《國語》合證〉，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舉辦，「清華簡」國際研討

- 會，2017年10月26-28日。又見《文獻》2018年5月第3期。
- 朱歧祥：〈談《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的兩章文字校讀〉，《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年12月1日。
- 吳德貞：《清華簡《越公其事》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5月。
- 宋亞雯：《清華簡中的非典型楚文字因素問題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碩士論文，2016年6月。
- 李守奎：〈釋「仍」〉，《第三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12月。
- 李炎乾：《〈國語·吳語〉新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 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季旭昇：〈說「役」〉（待刊稿）。
- 季旭昇：〈談戰國楚簡中的「毆」字〉，「出土文獻與先秦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15年10月16-17日。
-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金字祥：《戰國竹簡晉國史料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9月。
- 唐 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
-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馬曉穩：《吳越文字資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6月。
- 張以仁：〈《國語》虛詞訓解商榷〉，《張以仁語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 張新俊：〈清華簡《越公其事》釋詞〉，《第十一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開封：河南大學，2019年6月21-24日。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
- 郭洗凡：《清華簡《越公其事》集釋》，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3月。
- 陳治軍：《從清華簡〈越公其事〉所見「甬、句東」再論「楚滅越」的時代》，中國文字學會，貴州師範大學，貴陽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中國文字學會第九屆學術年會論文集》，2017年8月18-22日。又見中國文字學會第九屆學術年會論文集，貴陽：貴州師範大學，2018年8月19-20日。

-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2月。
-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
- 程 浩：〈清華簡第七輯整理報告拾遺〉，清華網，2017年4月23日。
- 黃永堂：《國語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 黃懷信：〈清華簡《金縢》校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網址
[http://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2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20)，2011年3月21日。又
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3期（總151期），2011年5月。
- 董 珊：《吳越題銘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1月。
- 鄔可晶：〈說回〉，《中國文字》二〇一九年冬季號（總第2期）。
- 趙平安：〈「達」字兩系說——兼釋甲骨文所謂「途」和齊金文中所謂「造」字〉，
《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 趙嘉仁：〈讀清華簡（七）散札（草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研究中心網
站學術討論區，2017年4月24日。
- 劉 釗：〈利用清華簡（柒）校正古書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研究中
心網站，2017年5月01日。
- 蔣玉斌：〈從卜辭「有某」諸稱看「子某」與商王的關係〉，第二屆古文字學青
年論壇，2016年1月28-29日。
- 蕭春源總監：《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